

当代作家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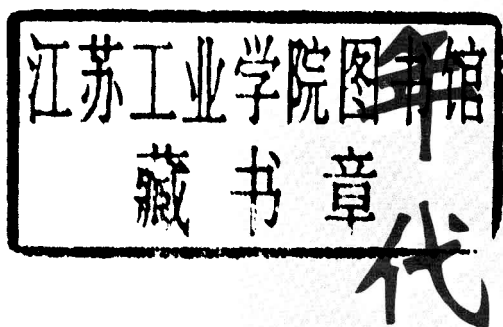
赤潮年代

章文岳 著

(下)

中国文联出版社

赤潮



中国文联出版社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赤潮年代(下)(根据《大学生与盲流》修订重印)/章文岳著,

一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5

(当代作家文集)

ISBN 7-5059-4026-0

I. 赤… II. 章… III. ①长篇小说—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0744号

书 名	《赤潮年代》(下)
作 者	章文岳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 销	全国书店
责任编辑	章扬恕
排 版	赵 飞
印 刷	象山县机关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10.10
插 页	2页
版 次	2003年5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
印 数	1-500册
书 号	ISBN7-5059-4026-0/1.3129
定 价	22元



在京落实政策



与律师助理一起



向钱端升先生遗体告别



2002年5月北京之行·不到长城非好汉

目 录

冒名顶替	1
恐怖的哈尔滨铁路看守所	13
跳火车魂飞魄散	16
中南海里的风云	20
魂魄回窍,悠悠还阳	22
鄞县看守所	32
上书省委第一书记	37
四川籍少年狱警	52
看守所的饥饿策略	56
一顿专政的拳脚	59
咳血与绝食斗争	65
“文革”中的百日自由	69
抱病巡视市内大字报	71
老母亲的收容仪式	76
在湖畔逍遥的三位浙大学生	85
关于红卫兵	93
大弟携女友回乡度假	98
象山之行——躁动不安的说明	104

重新被抓起来了	108
二进鄞县看守所	119
“越境嫌疑”上纲	126
省“一监”	132
认罪服法关——入监队	136
宁夏来了外调	149
关于《毛泽东如何走上歧路》一文	152
清一色的老反革命中队	169
送石犯想吃我的糖和肉	176
邵犯的狗皮垫子	177
犯人的“三忠于”晨祷	180
犯人的小报告	181
对抗劳改霸头	184
犯人的休息日	190
他曾是石浦镇镇长	193
第二次绝食斗争	197
报 告	201
劳改队的犯人专政	203
他坐着你们难道不批斗了	207
国府主席刘少奇的悲剧	217
临平山血肉横飞	221
毛泽东讨厌小将们的胡闹了	224
香港神父的猝死	227

台湾的上校情报官也来了	233
林副统帅的一号命令	239
十里丰劳改农场	245
漫漫长夜百里荒	247
力气尚剩多少	250
一个漂亮的娃娃兵	252
劳改队里的四大名菜	256
犯人起哄,又吃苦中苦	260
总场王副场长蹲点	264
不甘平庸地过活	266
两位傻乎乎的政治犯	267
他曾是一个县级造反派头头	270
少年逃跑犯	279
犯人装病现象	287
劳改队的节假日	292
文革中只严不宽的宣判大会	295
林彪事件	301
陈毅,邓小平复出	312
乔司劳改农场	318
一个劳改了 23 年的伪乡长	320
监内的赤脚医生	330
不批林假批孔实批大儒	349
每个中队都有劳改霸头	355

厕所里半夜煮猫肉吃	359
卫困彪和丽水佬的一场武斗	362
同性恋现象	365
大围墙内的咏叹	368
自杀不一定是懦夫	370
清明节事件	373
劳改场所的地震波	382
毛泽东含泪而逝	386
“四人帮”下场	395
犯人的通讯权	402
正本清源	413
偷寄信件	420
拨乱反正	422
在病房里	426
帮派分子进了劳改队	431
母亲探监来了	443
惟一难舍的狱友	450
母校派人来了	453
重见天日	457
尾 声	461
后 记	463

赤潮年代(下)

十年浩劫绝不是仅仅黄粱一梦，这个灾难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关系。我们要不搞得个水落石出，作一个能说服人的总结，如何向别国人民交待！也愧对下代子孙，可惜我们没有但丁。但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新的《神曲》。

——巴金

冒名顶替

1966年4月下旬的一天，我被边境两位民兵解送到鸡东县公安局，已是掌灯时分了。从早上他们山寨徒步出发，顺着平缓的下坡道，未加催促，款款而行。绵延的山林烟雾笼罩，天空凄清，阳光惨淡。其间在一户农家稍事休息；在公社办公室用了午餐，吃了两只冷馒头。到达公安局不怎么累乏，倒是有一点面临一场新的战斗时所常有的亢奋。

这两位彬彬有礼的年轻人，交了差，就走他们的了。

不一会，鸡东公安局一位干部从邻室过来，手里拿着由

民兵转交的我的指北针。他命我将小挎包放在桌上，由一个高个子青年民警过来检查。高个子抽出了那个抄录着我的七、八篇伤痕性文学的日记本和手电筒。我担心这几篇散文暴露了我的右派身份。而那个脸色温和的干部，不怎么严格地搜摸了我，内藏的三元另一点的钱未得触动。最后他对年轻的高个子说：“你把他带去。”

我知道要把我关起来了，就说：“我还没吃呢！”

“对不起，今天的饭早开完了。”干部说。

推开办公室的后门，是一个广阔的后院，遥对着看守所，门灯已亮在那里。年轻英俊的高个子一声不响地走在前面，他的脸容庄重，气度不俗。

这是一排过道呈丁字形的平房。门厅短阔，横道狭长。横道两旁都是囚室，不下二、三十间。门厅内侧、横道中心顶上有一盏幽淡的灯光。高个子在三叉口右侧停下了，蹙着眉，眼睛一瞥，示意我往左拐进阴森狭窄的通道，无异是到了阴司地府，我不禁踌躇和彷徨了。侧转脸看，只见他手拿一串牢房钥匙肃然挺立的样子。他避开了我的目光；那一动不动的身影无疑在坚持他原先的指令。正当我无可奈何地起步走进幽暗的隧道时，不料，迎面猛的一声大喝；猝不及防，心头惊跳不已：

“站住！”

原来，在幽暗的通道里出现了一位全副武装的看守兵。他怕我抢夺他的枪支吧，也许给新客人一个下马威，真是威风凛然。我退回至三叉口门厅一侧。过来的倒不是什么凶神恶煞，而是一个脸容饱满，很有点将军风度的娃娃兵。他身穿

肥大的军棉大衣，比我身上那件新鲜，双手捧持着枪支，踱着方步，不慌不忙地出来了。他擦过高个子身边，进入右边同样幽暗的隧道。

我就这样进了鬼门关，那地府隧道的末了一间，高个子“卡嚓”一声把我锁了起来。

第二天，提审了我。

“什么名字？”那个干部问。这是例行公事，问了还问。他心平气和，高个子在一旁记录，案头放着我的日记本，我担心他们已从中窥测出我的一个极想掩盖的右派身分。

“陈兰桥。”我绝不能让他们顺藤摸瓜，暴露我的真实身分，右派投靠劳修，要想脱身就不可能了。陈兰桥是我在滴道矿的一位矿友的大舅子。他正在滴道矿上拣煤块换钱，以养活在关内的妻儿，是个粗壮沉默的庄稼汉。

“家庭住址？”

“河北景县。”

他倒不问哪乡哪村，而问：“干么越境？”

“我是去恒山矿找吴区长时，求他介绍一个临工做，迷路了。”

“迷路？”他提高了声音，表示他的不相信：“那一对指北针作何解释？扔掉他们，不是想毁灭罪证么？”

“你一看就明白这是小学生的玩意儿，几角钱一个，正是它们使我偏离了方向，误入深山老林，它们害苦了我……”

“嗯，嗯。”他一时语塞，但很快换了个题目，以便掌握主动：“没有人告诉你，这里是边境地区么？从关内跑到关外，又

从鸡西跑到鸡东，你的脚差一点伸到国外了！”

我故作惊讶地抬头望着他，但我怕装假的眼神露出破绽，垂下眼皮，低低地说：“我又不知道这是鸡东县。”

提审以“你回去考虑考虑”作结。我浓重的江南口音似未引起他们的注意。

但是，他们就这样轻信我是河北陈兰桥了么？他们能不去河北落实，关上一阵，就此放生么？这是最美的幻想：拘留一阵，买张不能转让的火车票送你到省城，再让省城民政局遣送回关内老家。对盲流处理这是一种我经历过的方式，要是这次又给我滑过去，在我第三次进击偷越时，熟门熟路，不难进入我想象中的天国了。可是，我已闯进了边境，违反了行政法规。他们肯定要与河北联系，发报要景县公安局来带人，不会轻易放我的。

如果景县通知陈妻取保，这就有戏可看了。这种可能，使我在囚室坐卧不安。然而我也能横下心来。任何追求，都要付出代价的，高尚的追求，往往需付更高的代价。我不能沉浸在浓云愁雾当中，应该有坦荡的胸怀，英雄的气魄。并怀着一种“视死如归”的洒脱，我唱起了苏联歌曲，这流行在五十年代大陆的「祖国颂」：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的呼吸……
打从莫斯科走到遥远的边境，
打从南俄走到北冰洋，

我们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
因为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一开始怕受看守训斥和干扰，我只低低地吟唱。然而激情难抑，越唱越放声，越唱越大胆；歌声在我封闭的囚室里激越回荡，四壁共鸣，连自己也被这支充满豪情、雄伟壮美的旋律所陶醉了。

此时，整个监所一片寂静，惟有我的歌声在迂回荡漾：没有干扰。监视孔打开了一会，又“叭”地合上了。年轻的看守在沉闷的岗哨上正想调剂一下精神吧。

王蒙在他所著的《访苏心潮》中说：“我大概 15 岁起就梦想去过苏联。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没有哪个国家象苏联那样，我没有亲眼见过它，但我已经那么熟谙，那么了解，那么惦念过它的城市、乡村、湖泊；它的人物、旗帜、标语、口号、它的小说、诗、戏剧、电影绘画、歌曲和舞蹈，”这就是对我这个江南浪子，为什么不南下港澳，下海投台，而舍近就远披星戴月的万里跋涉的回答了。这要归功于中共在五十年代初期不遗余力的美化和宣扬；现在却不许我投奔它，并象罪犯一样将我囚禁起来。

独处一室的局面，没过几天即被打破了，关进来的是一个皮包骨头，衣衫褴褛的流丐，随着此人的进来，一股强烈的酸臭气息充塞了囚室。他还不断咳嗽，随地吐痰。我占住窗口的一角，要他离开点。这位中年流丐倒不是无赖泼皮，稍为移动他那个随身携带的小布包，脸上露出一种玩世不恭和嘲弄的笑容，边咳嗽边气喘吁吁地说：

“我是肺结核，肺气肿，他们不许我露宿街头，要我与你老弟作伴……”说罢又是一阵咳嗽，在不断喘气中，一口浓痰在墙角“扑”的落了户。这可不兴！肺结核是容易传染的一种难治之症。要是我被感染——我陡地一声大叫：

“报告！报告！”这是向邻室囚犯学的。有求于当局，不能“喂喂”的叫人。

武装看守踏着方步过来了，一步一步，那皮鞋脚敲在两头封闭的水泥浇铸的通道上，发着刺耳的咯咯声。

“什么事？”一个年轻人的眼睛在监视孔闪动。

“这个人有开放性的肺病。他不能关在这里。”

整个看守所死寂了一阵，都在等待回答。却听见监视孔“叭”的一关，说声：“知道了。”

然而，这个流丐是第三天才遣送走的。这三天使我不敢大气量的呼吸，还不时将脸贴在铁窗栅栏上，去吸取新鲜自由的空气。他走后，我立即用几张草纸，进住呼吸，将水泥地板上和墙壁上的痰迹一处处地擦抹了。知道自己被拘禁不是三、五天的事，我的新天地必须是干净的。我绝不可感染上这种富贵病。然而这样擦抹，能做到除“恶”务尽么？

接着是“五一”节。那天伙食改善，白面馒头加豆腐烧肉块。炊事员问我要不要添？年轻的看守兵也露着节日的祥和。我的胃口确实不差，满满一大碗肉烧豆腐，加上七大两白面馒头，不能不说撑饱了。这个边远的看守所，虽是“九四”开饭，但让囚徒吃粗吃饱。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渐渐的，窗栅外的树梢头长出点点的春芽来了。不几日